

曝光台

阜阳市颍州公安分局颍西镇派出所警察张利亚经常骚扰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

安徽省阜阳市颍西镇派出所警察张利亚，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已两次到一大法弟子家骚扰，都没找到大法弟子，叫嚣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非常嚣张，扬言说：找不到人，天天来你家，弄的家人年都没过安生。

详情待了解补充。张利亚：

136 0558 5511

曝光安徽合肥市新站高新区迫害法轮功的有关责任人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政法办主任王文芳 副主任杨帆姚振中，直接负责洗脑和转化当地法轮功学员，其手机号码：13955198318，座机 0551-65777392 新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许世云 13956066293。



你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2001年8月14日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

●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2021年安徽省两位法轮功学员因中共残酷迫害而含冤离世

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安徽省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方式的迫害达460人次。其中：2人被迫害含冤离世；36人被非法判刑；44人被非法关押洗脑班；126人次被绑架抄家；88人次遭骚扰。以下是迫害致死案例：

一、屡遭迫害 芜湖市徐积权含冤离世

徐积权，男，芜湖市汽车公司退休驾驶员。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他先后被非法关押五次，抄家、罚款，遭受种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迫害。

2014年9月1日，徐积权因讲法轮功真相，被构陷、再次遭绑架，被非法拘押在屯溪看守所。2015年6月中旬，徐积权被非法开庭，被枉判三年半。当时他满口牙齿所剩无几，不能咀嚼，吃饭时，光靠吞咽，人瘦的皮包骨头。徐积权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2018年2月28日，徐积权从宿州监狱回家，但由于身心遭受多年迫害，身体一直承受在监狱中造成的病业魔难，回来的几年中又不断遭到各方面的骚扰，致使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于2021年1月6日离世，终年73岁。

黄山市还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因中共邪教残酷而含冤离世。其中黄山市休宁县法轮功学员张春峰，在2003年1月29日被中共当局劳教迫害致死，当时年仅39岁。

在安徽省南湖劳教所，张春峰被狱警用高压电棍连续电击脸、脖子等部位，鼻子被电变形了，被电得一股焦糊味，多次被同监犯人殴打、犯人用针在他身上扎了无数

针，身体多处被犯人用烟头烫伤。他曾经先后九次遭到强行灌食，又被强迫参加长时间高强度体力劳动，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二、遭多次非法迫害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李翠萍含冤离世

合肥市肥东县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翠萍，历经两次非法判刑、关进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的她，2021年9月24日被非法庭审，12月中旬含冤离世。

李翠萍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子宫癌，炼法轮功时间不长癌症消失，身体康复。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翠萍坚持修炼法轮功，两次非法判刑、多次骚扰、撬门抄家、关进洗脑班迫害。

2003年，李翠萍被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安徽省女子监狱，被强制做奴工、看污蔑法轮功录像书籍、受到同监舍犯人非人的折磨。2021年9月上旬，李翠萍到银行取款时，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到洗脑班迫害十几天，身体非常虚弱被放回家。

2021年9月24日，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开庭的当天，身体极度虚弱的李翠萍，不能走路，被几个警察强行抬到车上，绑架到法院。李翠萍被枉判三年零十个月，后来检查身体不合格，监狱拒收。

2021年12月中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李翠萍在合肥市肥东老家含冤离世。◇



安徽省法轮功学员王平生前自述在宿州监狱的迫害经历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结束一年的冤狱迫害时，身体虚弱，回家后还不断地被骚扰，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强迫打针，灌输不明药物，以致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含冤离世。

王平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原安徽省五河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卫生主管医师。自二零零二年以来，她被非法关押有三十多次，遭受了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各种酷刑折磨。王平所经历的苦难程度是文字力量所无法完全表达的，今后我们将分期刊登王平生前自述在安徽宿州监狱的部分迫害经历：

我是安徽五河县卫生防疫站职工王平。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安徽省五河公安局国保警察因为我坚持向他们索要被抢去的大法书籍，将我绑架至蚌埠第二看守所，并以“寻隙滋事”罪名将我诬告到法院。五月二十二日，五河法院诬判我一年徒刑。六月十三日，我被劫持到位于宿州的安徽省女子监狱。

我被直接关入四监区。指导员曹学芝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子很壮实的女犯李芳，李芳是阜阳人，因毒死丈夫被判死缓，已服刑十年。当天晚上，号房里的犯人轮流值班监控我，说是直到写保证为止。李芳说她们是一个“互监组”，她是组长，这个“互监组”有三个杀人犯，一个卖假货。一直到我出监狱，她们都在值班监控我，

入狱第二天，她们拿来胸卡让我戴，我不戴，她们就给我强行戴上，一会我又取下，他们又给沾上。如此反复。早晨出工前，另一杀人犯陈余全看我没戴胸牌，朝我嘴上砸了一拳。有人给我强行戴上。一路上陈余全对我推推搡搡，我喊陈余全就用拳打我嘴。李芳一



▲中共酷刑：暴力灌食

边干活一边不时回头瞄我，并不时大声呵斥。陈余全站在我旁边搞质检，也不时跑过来，对我说：要把胸牌看作是你爸你妈，刑满了没有胸牌你都出不去。她拿一个缝衣针在我手背上不停的扎，扎了很多小出血点。一次，她还把我硬拉到库房去扭我的胳膊。

在车间上厕所时，我在前面走，陈余全在我后面不时用手掐我后背，旁边的刘姓狱警还讽刺说：疼不疼啊，你做好人有好报吗？刘狱警还对陈余全等人说：她要炼功你们怎么搞她都行。我身上被扭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告诉值班狱警孙文，孙文头都没抬，说一句：谁看见了？

接下来“互监组”的人就不停的逼我写保证，我不写，她们说我如何害得她们不能睡觉。孙文也说我给找她麻烦。一次我说哪有逼人家写保证的，说她们搞迫害。孙文说：就逼你啦，就迫害你啦。每次曹学芝看到我坐着就会大声说：站起来！坐着干啥。她经常找我去办公室训话。我说你们迫害好人，曹学芝也说：就迫害你啦，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你刑期短？你死在这里还不如死一条狗呢！

因为她们经常找借口对我动手动脚，我就绝食抗议，为了防止我绝食，曹学芝说一顿不吃就灌，陈和李就把我的奶粉带到车间，我不吃饭她俩就灌我，陈有时故意使劲捏我的嘴，把我嘴都捏青了。一次曹说你要不吃饭，就用电棍电你。

为了延长罚站时间，让我每天收工后就在号房进行洗脑，我不愿，陈和李就能不停的拉扯我。陈后来用丝袜把我两手绑在床上，拿拖鞋底不停捣我的嘴，嘴唇很快肿起来，门牙差点捣掉。又用毛巾封我嘴。后有人看不过把我放下。

狱中洗脑“转化”班

后来我被转到四号房。“互监组”长黄土兰天天逼我写保证书、决裂书等。见我不“转化”，一天武姓指导员要带我到“学习班”去。所谓“学习班”也就是监狱的洗脑“转化”班，在监狱一间办公室内，有徐狱警和几个已“转化”的学员。第一天就拉唠家常，主要听我说。听说我喜欢吃花生米，徐狱警还笑咪咪地带了几把花生米，非要装到我口袋里，还特意跟曹导说，曹学芝说：干部对你这么好，你要识好歹。

渐渐地就开始讲到法轮功问题了，徐狱警也开始严肃起来，我讲真相，徐狱警居然气得不行，面部发抖。一次徐狱警为不让我说话，居然把我嘴都捏住。我也不想听她那些诽谤大法的言论，经常用纸把耳朵堵上，她见状就把纸给扔掉。我朝门外走，一次还把我拉到走廊把我拉来扯去。一次一转化的学员对她说我昨天上厕所时对窗外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徐狱警一听气的不行，马上拿来一块抹布，说：你再喊？

我又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她马上把抹布使劲塞我的嘴，说你再喊我就到卫生间沾脏水堵你的嘴！我有时背法，她就使劲捏我的嘴，或坐在我跟前不停念其它的东西。一次徐狱警生气的对我说，这天是共产党的，地是共产党的，连呼吸的空气都是共产党的，你居然反对共产党！我在洗脑班被关了一个半月。出狱时，她们（狱警）要我在一张表上签字，我没签，也就让我出去了。（节选）◇